



禮記恒解

禮恒

8

共八册

5712  
1474  
8止



明仁12  
1474  
卷8止

禮記卷三十六

服問

此篇無制辭而云服制豈文之脫歟詳味其辭蓋好學之士讀其後問答而為之者然無深思妙義第解其服不同之制而已中有可疑隨文正之

傳曰有從喪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車而輕為妾之父母有從無服而自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

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也



禮記恆解卷三十六

晚年定本

服問

出頂餘錄母之無服母之無服

雙流劉沅輯註

此篇無問辭而云服問豈文之脫歟詳味其辭蓋好學之士與其徒問答而為之者然無深思妙義第解喪服不同之制而已中有可疑隨文正之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傳去聲為去聲

傳舊記禮之書蓋大傳也大傳曰服術有六此引四條而為之證實然於義欠安凡父在為母及生母喪殺禮恐傷

父心耳非但以尊卑論也公子諸侯之妾子父母俱在服期而心喪仍三年其妻隨夫服期不得云從輕而重也妻為夫父母服三年而夫僅為其父母服總於義未允亦非從重而輕公子之妻父母與凡妻之父母同也不得云竟無服外兄弟因親妻而及其兄弟原宜有服不得云無服而有服此皆由誤信儀禮而云然實非聖人之制也孔氏穎達曰公子諸侯之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是輕也而妻為夫之母期是重陳氏澠曰妻為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總麻是輕同宗直稱兄弟母黨婦黨壻黨通謂之外兄弟外兄弟不盡無服而有無服者或本應服小功總麻而厭於所尊無服者其妻猶為之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服總麻而厭於其君則無服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此所謂傳蓋舊記禮之書然義亦未允己母被出而父再娶繼母如母為其黨服宜也母死而父再娶不忘母則必仍服死母之黨其繼母之黨亦與己母之黨同也何以為其母之黨服而不為繼母之黨服耶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

經服其功衰期音基

三年之喪既練期之喪既葬皆當易麻帶為葛帶矣此時兩適相遭則仍服三年之舊葛帶不新製葛帶易之嫌於以期厭三年喪也惟此時三年之首經既除重經期之麻經身則服功衰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與大功同故云功衰即麤衰也孔氏穎達曰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腰帶期之麻帶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御案設三年喪既練期喪既葬而又有大功之喪則帶三年之葛帶服三年之功衰而首不經大功之經仍經期之

經以齊重於大功不以輕變重之意也若三年練後遭小功喪則冠帶俱不變或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減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孔氏穎達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竝留之合糾為帶小功以下其經燥麻斷本御案論服則斬齊重不可以大功變然麻重於葛故可以大功之麻變斬齊之葛而麻又有重輕有本之麻重無本之麻輕重可以變輕輕不可變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

則去之免音問去上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麻之斷本者小功之喪練無首經故於小功喪

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其經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殯斂之節可經之時必為之加麻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

稅免音問稅吐外反

鄭康成曰稅亦變易也孔氏穎達曰小功以下之喪不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小功之經而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之帶所以經總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也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改前重喪之葛也蓋總與小功麻經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

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上聲 為去聲

本大功之喪因其殤而降為小功婦人則為長殤小功為中殤總麻其情本親得以其麻變三年之葛帶然終其應服之月算而止還反服三年之葛非重麻也凡卒哭受麻以葛今既為殤無卒哭之禮則無稅變麻帶之時故以終其月算為節也若下殤則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不得變三年之葛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為去聲

聲

鄭康成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世子不為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內之民同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音泰

陳氏澥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孔氏穎達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鄭康成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

子及君之大子服如士服鄭康成曰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

服也驂七南反 乘音剗

君母為適夫人則羣臣為服期非夫人則不敢以服夫人者服之尊君而謹名分也近臣朝夕從君則以親君者親君母舊說君母非夫人君為服總乎非夫人君之生母也而僅服總乎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

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君為卿大夫之喪成服以後著錫衰以居若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斂及殯並將葬啟殯之事則首弁經身錫衰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皮弁當事弁經公於卿大夫之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恆著之出則不服當殯殮之事亦弁經陳氏澠曰弁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朝音潮稅吐活反

鄭康成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重經也稅猶免也齊衰謂不杖齊衰也

傳曰辜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音例

此所謂傳亦舊記禮之書吳氏澄曰罪雖多而不出五刑喪雖多而不出五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於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於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與喪而五刑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足矣陸氏佃曰列若今例矣

附解喪之有服也豈以為文而已哉人子痛其親敬其事起居飲食悉違其常固天性之自然即有其禮之不得不然者也聖人本人性之良而為之制五服之典尤其不可不慎行者然禮本所以節文天理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幾期於不失人心之良而可為天下古今之則要祇人情

天理而已此篇所記僅繁文縟節而其義類又多未全名曰服問無所為問即以言服亦未盡乎五服之宜蓋秦漢而下好學者為之實未窺聖人之堂奧也未言辜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以上附下附為列其文義已足以該括大凡覺前文殊嫌贅設讀者當分別而觀返求乎天性通達乎人情斯能不泥古而亦不戾古毋徒拘文牽義反致貽誤生民也

禮記恆解卷三十七 晚年定本

合間傳 雙流劉沅沅輯註

神交間讀為閒廁之間記者釋喪禮之義謙言姑廁於傳之

例耳故名間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冢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苴七余反見去聲齊音苴哀音催冢思里反

苴麻有蕢者牡麻冢也斬衰服苴衰裳經杖苴也苴色蒼黑哀戚之貌似之首先也內先有此情而乃見諸外冢也哀戚情專無他嗜悅容貌可僅備容貌不為歡樂之容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音展說文作悠

吳氏澄曰往而不反氣絕而不續往而反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聲不質直而有餘也哀容則哀不廢禮容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但唯人之言不以辭對議議論是非此亦大概言居喪言語之異與雜記所言互參不可執一而論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

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與音預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

三不食一日三餐猶言一日不食也再壹一日之內廢再廢一既殯則三日矣故食粥此亦大概言之吳氏澄曰五服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士斂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

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

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禫大成反

孔氏穎達曰大祥食醯醬則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飲食之鄭康成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即御厚味按中月大祥已足二十一月又半月乃禫不忍遽全吉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芻

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

處者也苦始占反塊古怪反說吐活反芾音暇

孔氏穎達曰芾蒲草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芾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

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楣音

方氏慤曰柱廬間之楣以為之固曰柱楣翦廬間屏蔽之草而飾之曰翦屏彭氏絲曰倚廬釋見大記小祥居聖室

芾草之上有席大祥居雖復殯宮寢猶未備牀至大祥後半月而禫始有牀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上聲

方氏慤曰八十一縷為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其有正服降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孔氏穎達曰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總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鍛治其布縷無事其布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

所不佩

為母之為去聲重平聲線七戀反要平聲縞古老反織平聲

孔氏穎達曰成布六升者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為成布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陳氏澹曰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為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衰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重是三重也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孔氏曰大祥之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尋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康成曰黑經白緯曰織朱子曰縵今淺絳色不案麻至十五升布縷皆治即謂之朝服但朝服縵之不縵

即謂之麻衣耳詩麻衣如雪是也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麻葛重之重平聲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所輕者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男子重首特畱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畱斬衰要帶既練遭大功

豐邑互釋卷三十一 間傳

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唯首要帶婦人除  
要經惟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  
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經易練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  
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帶首重期之葛經婦人經  
功既虞卒哭男子帶練之故葛帶首重期之葛經婦人經  
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麻葛兼服之即前文  
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  
者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  
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此謂男子也若婦人則首  
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  
兼服之陳氏澣曰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  
麤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文  
重者特之說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總小功之  
麻不變小功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功以下同則  
兼服者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孔氏曰前文麻葛兼服但  
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  
易於首男婦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

附解先王制禮無不各有其義何獨喪禮爲然哉記者因時  
尙繁文其弊至於悲哀痛疾之情少文飾觀美之意多故  
爲此篇言哀誠於中斯發於外者不得不然亦可謂知道  
者矣然容體聲音等事固必有其禮而亦不可以鏗舟求  
劍蓋哀戚之際容有至情所發不能自禁者必曰某事如  
此則是不如此則非將講求纖悉必違乎與易甯戚之論  
故居喪讀禮乃恐其忘哀而驚於文非慮其至誠而或爽  
於度也讀者宜深思之

禮記心解卷三十八  
三年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飾也  
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稱情立文稱其情之輕重而制為禮文飾章著意羣謂親  
黨五服各稱其情而立文弗可損益而創鉅痛深尤莫甚

禮記恆解卷三十八

晚年定本

三年問

雙流劉 沅輯註

三年之喪喪之至重者此篇專論其義故設為問答因以名篇三年喪止二十五月人多未明今特註之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稱情立文稱其情之輕重而制為禮文飾章著意羣謂親黨五服各稱其情而立文弗可損益而創鉅痛深尤莫甚

於父母故制為三年喪以其情則為至痛之極故其文亦為至痛之飾也鄭康成曰無易猶不易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

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亂反

人子哀痛思慕有何究竟第思死者無已時而生者之禮樂不可廢故制為三年之喪使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企也有已謂喪禮非謂哀痛思慕復生有節者不欲生而幸生聖人原孝子之情而以禮節之言哀痛至於三年亦可已矣幸而復生則當節情以就禮其三年而斷以二十五月者因人子思親無已時而禮不得不為之限制以二期之後又一月為三年所以明親恩並非三年所能報而留此不盡之思以見禮有限而思慕無窮所以教孝也二十五月而大祥有祭中月而禫有祭可見聖人教人思慕不忘之心後人因三年當三十六月不得所以二十五月之故於是曲為之解定為三九二十七非禮意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

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

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躡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

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

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去聲號平聲躡直亦反躡直六反踣音

馳蹶音厨啁音周  
噍音啾知去聲

鳥獸猶知愛其類況人為萬物之靈於其親之死也哀慕安有窮時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

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與平聲曾音層焉音煙

吳氏澄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患愚按人知於物而於其親乃朝死夕忘是中於邪淫之病而失其本性會鳥獸不若也本心已亡故羣居必亂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

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音戈

脩飾之君子以二十五月為太促然而遂其心之所願則服無窮期反使不肖者得藉口而廢禮

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為夫聲

立中制節無太過不及定為二十五月之制也釋謂除喪御案相交曰文各別曰理酌人情之中制一定之節使

相交足以成文相辨足以成理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期音基下同斷丁亂反

何以至期問期而變服也答以雖至親之喪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皆略為變易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

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其由來音也

期年則天地四時庶物皆更始故象之而以期为重服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焉語助辭猶於也鄭康成曰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由九月以下遞降其服使知恩弗及父母也

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

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色

界

反

孔氏穎達曰隆恩愛隆重殺情理殺薄間隆殺之間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五服之節皆取法天地也莫重於父母上殺下殺旁殺皆人心愛敬厚薄自然之理為取則於人和諧專一則情誼相孚即服制盡備之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

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至文天性自然之流露凡文飾皆無以過古今所壹同此人即同此專壹父母之心未有知其所由來極言自有天地即有此理此心而不可解非謂不知三年喪所由來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而曰平泉論論三年喪而亦及其餘節宜大義不違

引孔子之言以實之達鄭康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

附解天地無窮而人生有窮仁人孝子所無如何也痛其親自不能已於哀哀其死更奚復愛其生哉然而忘親非孝毀身亦非孝也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固謂其節文適中賢者可以達其情不肖者亦將勉而企焉然而自古迄今能竭誠盡制者無多豈皆無良哉說禮者拘鑿而不達於時勢故畏其難病其迂而不覺失乎天理之正耳若三年



禮記極解卷三十一  
之喪止於二十五月其義不明遂以三九爲期而殯葬哭踊等文傳注紛紛尤多窒礙愚於各篇已略舉而論之矣夫禮緣情制亦以義起聖人之法所以不同而同者爲其時中後世宮室衣服器用與古蓋已相懸而堅執古人不復計人情天理之正微論生今復古孔子所非且六合之遙民風土俗毋乃爲面牆之學歟君子不敢妄議禮樂而純儉拜上斟酌權宜必有以善全其仁孝豈必斤斤而爭踴踴而行乎是篇論三年喪而亦及其餘略宣大義不事煩言可爲簡盡然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二言已足以該餘

蘊而又以鳥獸相形使人自反其本心之安否結以尼山之語凡區區分別貴賤以言服制者其失自明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以其故而然也  
古者以言服飾者其大自謂飾者不可  
無而及以鳥冠則亦與人自及其本亦之安否器以風

禮記恆解卷三十九

晚年定本

深衣

雙流劉

沅輯註

古者上衣下裳以被體而無袴故鞞制最重與冕竝稱  
深衣則衣裳相連一名長衣上別有衣則名中衣深亦  
長之意也俗謂長若干為深若干前人謂其深邃故名  
殊強又以為其義精深皆曲說詳見附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音無見同現  
要平聲縫去聲

鄭康成曰毋見膚者衣取蔽形毋被土為汗辱也 御案  
朝祭諸服領直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內以露裼衣至襲

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裘與裼皆不見深衣領方交於兩  
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其  
裳與朝祭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褻績而旁無殺縫深衣止  
六幅裁為十二幅朝祭之衣與裳殊故衣有垂下之衽以  
蔽裳深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績衽言裳與  
衣相績在垂衽之處既以六幅解為十二幅則每幅半有  
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  
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  
而再緝之謂之鈎邊孔氏穎達曰要縫謂要中之縫下畔  
一丈四尺四寸要縫半之七尺二寸容舉足而行故宜寬  
也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

毋厭脇當無骨者

裕音各詘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俾

劉氏曰裕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按衣與人身相稱不以尺為拘袂袖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言袂寬急之中也下無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正當腹間此衣帶高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

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圓圓同袷音劫踝華上聲齊音咨

敖氏繼公曰十二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身二幅左右袂各二幅裳以六幅交裂裁為十二片其實止六幅也衣裳各六幅象一歲之六陰六陽御案曲袷交領也以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脅以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則領不直垂而方孔氏穎達曰負繩謂衣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實負繩也鄭康成曰踝跟也齊緝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孔氏穎達曰所以袂圓應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如規也負繩背之縫抱方領之方欲人直其政教義事方正引易以證之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

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相去聲

方氏慤曰聖人以德言先王以位言有德足以稱之故服之有位足以作之故貴之愚按規矩象天地成器而不能加損故無私可以為文武擯相軍旅言無所不宜也完法制完善弗費布為之色僅於白善衣鄭註以為朝祭之服孔氏曰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朝元端夕深衣是朝祭之次服是也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

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純音準績音會緣廣竝去聲

鄭康成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績畫文也純謂緣之也緣袂緣其口也緣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惟袷廣二寸呂氏大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三十以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陳氏祥道曰純以績備五采以為樂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小祥純以纁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方氏慤曰襲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緣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附解僕蟲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人亦蟲也若無衣服飛走

何殊故上古百度未興而衣其羽皮人皆有以被體蓋羞惡之良自不能已者也後聖繼作制度更詳而夫子繫易

直曰黃帝堯舜垂裳而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所育惟人最  
靈人生禮義衣服爲先言衣之重豈復有加於斯者而此  
篇特表深衣更爲之說意秦漢而下衣裳之制漸異惟深  
衣適於用便於民記者其慮人忽視而爲此歎然其言規  
矩繩權衡及十二幅應十二月等義夫子乾坤二字固已  
該之而坤二之動直以方也第以袂圓袷矩立說亦殊強  
爲附合夫深衣之肇雖未定何時然夫子言黃帝堯舜及  
虞書彰施五采之文則自有衣裳卽有此制有虞氏深衣  
養老取其適體而不煩費以優高年周則無貴賤皆用之

良以其至爲簡便故耳後世衣裳之制甚多皆由深衣而  
推廣之其適於用便於民者尤不一而足必一一而區分  
之曰某某法某固已拘墟世事日繁人心技巧日增雖聖  
人有未計及者苟利於民何必古有且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無愧衣冠者固非特章身之具也服其服則文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必實以君子之德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正其心而徒備章服可乎哉  
故此篇所記亦考古之一端而其義則止取象乾坤之緒  
餘前人斤斤爭辨頗類刻玉而爲楮者矣

繪前入孔氏年獲取勝正而欲辭尊矣  
效此為禮禮亦未古之一微而其義明北類寒涼賦之辭  
辨曰鼎之不夷良之災也互其心而於辭章顯可乎於  
之容其容必實以吾子之辭指曰其其之乎不蘇其眼  
燭無射文振昔固非辭章良之具也顯其顯顯文以譯子  
人齊未情文齊昔味然其詞必古百且人之視以異於禽  
文曰某某志某固曰時賦世事日樂人心其以日而顯  
琳寶之其感然用顯然其皆次不一而只必一一而顯  
貞以其至為顯動效其外世交宴之歸其必皆由

禮記恆解卷四十 晚年定本

投壺

雙流劉沅輯註

古者燕飲有射以樂賓且習容講藝其或地狹而人不  
備則以投壺寓射之法比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  
者在此所以節飲而敎才藝者亦在此故先王重焉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奉聲

鄭康成曰矢所以投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孔氏  
穎達曰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  
盛算大夫兕中土鹿中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  
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  
已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哨七笑反樂音洛般盤同還旋

同辟

白文賓言旨酒嘉肴既賜則投壺當在數爵之後枉哨皆不正貌投壺非若射為男子之事不可少也而有樂以節之故辭其樂以樂之意般還曰辟般還而辟其拜且明言之送送矢於賓御案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孔氏穎達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受矢既受矢之後來就兩楹間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相對為位而共投壺御案右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度徒洛反比毗志反

飲去聲

司射來賓主筵前量度置壺之處隨地廣狹使壺去賓主之席二矢半也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於庭各隨光明故也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矢有本末投矢於壺矢本先入為順乃名為入為之釋算否則不名入不為釋算比頻也賓主更遞而投不得一己頻投雖入亦不為

之釋算鄭康成曰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罰爵也既行猶既具也司射請為勝者立馬馬制無考漢人有功馬散馬刻玉而植之可以類推蓋設馬以倚算也下文言各直其算是一馬三句祝之之辭也亦如之亦以此三言祝之故先御案右請賓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閒若一大師曰諾閒閒廁之

鄭康成曰弦鼓瑟者狸首詩篇名今逸射義所云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賓主遞投中間有閒時當若一以為投之節也御案右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

右主黨於左拾音

拾更也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釋算於地右司射之前稍南左司射之前稍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

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

右鈞數上聲純音全奇居衣反

賓主之黨投壺既畢司射執算請數其所釋之算二算為純每一純則取之實於左手滿十純則委於地一算為奇賓主左右數算畢司射執其奇算告於賓主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有奇則曰若干純有奇左右勝負均則曰鈞御案右請投視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

曰敬養奉上聲養去聲

司射命酌酒者曰請行觴謂罰爵也勝黨之弟子升酌酒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退而跪飲之奉觴曰蒙賜飲灌猶



飲也勝者跪曰敬養馬氏晞孟曰受之以禮而不怨  
獻之以禮而不矜是也 御案右卒投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直當也立馬當其所勝之算或倚算或實算於馬上其制  
皆不可考矣此一馬從二馬勝算不足三馬者則以一馬  
或二馬者足成三馬之數行慶爵其從也不分賓黨主黨  
總以足成三馬為共慶樂之禮此與射之觀德者不同也  
正爵慶爵徹馬則投壺禮畢乃行  
無算爵 御案右三投慶多馬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  
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  
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

其皮

孔氏穎達曰此明算及矢長短多少並言壺之大小及矢  
之所用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亦人四算籌  
矢也扶膚同鄭康成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室中最狹  
故五扶堂上稍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方氏慤曰算  
欲其有別於矢故  
加二寸焉脩長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幪音呼  
敖去聲

上文言投壺娛賓此言尋常教弟子習禮投壺而述魯薛  
令弟子之詞幪侈大敖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  
語也常爵所以罰  
人之爵浮罰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



禮記卷四十一  
不替是故禮至嚴也樂以和之無處非敬亦無處非所以  
賜其性天若投壺之禮則顯而易見者也射以觀德其禮  
至重匪特以儲材技之長而有其地其人不可以射者爰  
制爲投壺儀文較射爲略而亦有君子無爭之心或賓主  
言歡或庠塾燕樂成人小子皆可易爲而揖讓雍容所以  
養其德性者不下於射惜此篇所記儀節不全而立馬一  
事尤無確證然大概相沿有雅歌投壺者傳爲盛事至今  
尤多有之是此篇之爲功大矣夫先王遺法如麟趾鳳毛  
得其一二允堪珍貴況投壺與射相表裏射之爲禮諸書

具詳而人罕有得其神妙者且燕會亦罕用之惟投壺尙  
不絕於人間苟相習而以之佐觴較諸俳優雜戲淫蕩失  
中者不大有裨益哉

中查不大有解益壽  
不鮮於人間其解皆而以之為說雖前將動辭雖則其意未  
具其而人罕言其解以書且燕會亦罕用之其於益壽

禮記恆解卷四十一 晚年定本

儒行

行下孟反

雙流劉 沅輯註

儒行言儒者之行也先儒多疑非孔子之言然春秋之  
末大道日微夫子因哀公之問而歷舉儒行厥後凌夷  
至於戰國猶知重士其間守道之士如孟子輩猶得以  
其仁義之說與世相抗則此篇所言間有涉於凌厲之  
氣者亦聖人不得已救時之苦心也若儒者樂道修身  
不求人知則固不可藉此篇之言挾己以驕人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

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去聲上衣去聲長上聲上冠去聲

逢猶大也大掖之衣按衣制有定夫子見君自有制服因當時多不如禮而夫子不然故哀公見而異之疑為儒服子言儒以學得名不在衣服因言己少長平日之衣隨俗為之逢掖魯人之衣章甫本禮冠而宋人多冠之子在其地則從之以證衣不可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畱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行去聲篇內竝同數上聲

儒行非一卒遽數之則不能終詳悉數之非久畱不可僕攢相者久疲必更代之極言非一時可得盡言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侍坐而言之

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

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強如字

徐氏師曾曰席珍喻學成如珍寶可呈席上之有珍也強學非為人問而學博則可以成人忠信非為人舉而不欺乃可以副所舉力行非為人取而行脩乃無嫌於所取皆自立當然也強學自強不息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易

鼓反下同粥音燭衣冠中合禮而不詭異動作慎敬以踐禮讓其大者不屑有如傲慢讓其小者謙退有如矯飾時而尊嚴自大如有威難犯時而卑遜自小如慚愧引分世或用之則難於仕進而易於引退粥粥然若無能也粥粥朴拙意所謂盛德

容貌若愚也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音齊難行並去聲

陸氏佃曰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孔氏穎達曰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世人所競儒者讓而不爭愛死以待明時養身為行道德呂氏大臨曰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

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積子賜反易以鼓反畜許六反見音現

鄭康成曰祈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為安居難畜難以非義久留積積聚財物非時非明時以義自處即以義處人義者人之幹也義則相合非遠人以為道故曰近人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樂五教反好去聲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斷音短

委全與之淹浸漬之利貨財樂好也劫脅也沮遏也守謂義也鷙蟲虎豹之屬鄭康成日以脚取謂之攫以翼擊謂

之搏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不程勇不程力言其勇力驚蟲攫搏與引重鼎者不能及不再猶不貳不極不問所從出斷絕也威威嚴逢事則謀不豫習往者不悔不畱悔憾來者不豫不設成心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

剛毅有如此者數上

親近者以禮劫迫者以威無禮者然後可辱淫過度溇濃厚可微辨不可面數甚言其過失之少可微辨於毫釐之間而不能面斥其瑕疵非謂不許人言過也剛毅謂德性不撓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處上聲更平聲自立家語作自守

鄭康成曰甲冑也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穎達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戴仁行仁之盛抱義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改其志操自立作自守為是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

堵音覩篳音畢窬音豆甕烏貢反牖音酉宮以基言室以屋言宮通地與屋而言室專言屋築土為室曰環堵蓬戶編蓬為戶甕牖圓如甕口或以敗甕口為牖易衣人共一衣出則更著之鄭康成曰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答之君用其言不敢以疑竭誠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

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

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

思有如此者

信音申  
思去聲

稽考也居今而與古人相考覈以古準今無悖於理者則從之否則必合於古也行於今而後世可為楷模為其不泥古而實不背古也適適然也偶然不遇明世上無援引下無推薦甚或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能危其身不能奪其志雖暫危其起居而志竟得伸如孔子厄於陳蔡危於桓魋終得伸其道於後世也不忘百姓之病乃其素志雖遇難而猶不改也憂思者不恤一身而憂天下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

其寬裕有如此者

行去聲  
上上聲

學博則義精故不窮於用不倦行之真且久幽居優游間居也不淫不過乎禮法上通見用於君相不困富有經濟動必由禮而能和忠信接物而人服是美也優游自適而有禮是法也賢則愛慕眾則包容所守者方而遇人以謙恭如毀去圭角與瓦器相合寬裕兼自處與待人言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

者

辟同避  
援平聲

孔氏穎達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其子午不辟怨若祁奚舉其讐解狐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輕薦也下不求報於人也下不求報於國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

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難去聲

相告相示欲共勉為善人也相先猶相讓久相待已見用必舉賢友同升久猶待之不以其不就而遽舍之遠則必致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

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

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音早麤本又作麤七奴

反翹祁饒反治去聲

身無過舉德求日新如澡與浴也陳言而伏入告嘉謨嘉猷順之於外靜而正之潛移默化格君心之非也麤大也

翹望也以大人之道望君又不急為也臨深為高其高易

不如此希功也加少為多其事誣不如此沽名也且世治

則道易行而不輕進世亂則道不行而不沮喪理非雖同

弗與理是雖異弗非特立獨行應氏鏞曰特立於一身獨

行於一世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

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

為有如此者

近去聲砥音脂又音旨又錙銖音殊

不臣事天子諸侯謂非其君者也戒慎而安靜凡事尚乎

寬大規為大略如此及其與人則守理不變博學古今明

於事情服事也又喜親近文章益砥礪其廉隅文章詩書

名象義理所在皆是廉稜也隅角也喻操節也算法十黍

為象十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鎰分國為錙銖輕

其國以相與也不臣不仕孟子所謂非義非道祿之天下

弗顧規為規模  
大概所為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  
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

者樂音洛下  
行竝去聲

方猶法也友以輔仁非徒苟合故其合志也必同法則而後合其營道也必同正藝而後同營竝立其或彼德與我齊則樂之或德優於我則下之不厭久而誠服也久不相見而不信流言相信篤其行謂朋友相與之行本乎方正立乎義理同此方義則進否則退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

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

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孫遜同  
施去聲

仁具於心而施之萬事無不宜為哀公言歷舉可見者以明之本猶木幹溫良謂性質也敬慎不可須臾離如地也作猶發動也仁主乎愛故寬裕能事也人之賢否不齊皆能以孫接之故為能事禮節所以成其仁如貌之飾心也言談以發其仁之華故為文歌樂以暢其仁之天故為和分散不特財物凡事濟物利人皆是是仁之施也不敢言仁聖不自聖尊讓猶易言謙尊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  
閱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  
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

為戲

隕于敏反獲戶郭反詘音屈恩胡困反長上聲詬呼候反行去聲

陳氏澁曰隕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徒富貴而無德行故色厲而內荏鄭康成曰恩猶辱也累猶繫也悶病也晏氏曰不為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愚按命儒以妄所謂儒者非儒者儒者既無其實而世又不識所謂儒故常以儒相詬詬詬也病疾也加信加義言於儒者加謹也前人多疑此篇非孔子之言然細玩其義初無不合未可妄訾也

附解周官九兩繫邦國其三四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有道而後稱賢非賢安能體道何以別言之哉蓋道有淺深斯成就有大小故不容不分為二焉耳然既以道為名則雖不盡賢亦必殊於流俗儒之與賢夫豈大相徑庭者

故儒行之實不可以無其文也成周之盛化洽道同六德六行六藝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其時之儒非聖即賢故山榛隰苓異世猶懷西方焉春秋之末政散民離禮樂幾如弁髦夫子身體以教其徒所言所行皆一王之制故雖伏處草茅尊而信者亦多觀夫婦口出走君相不罪其私行而垂老歸來猶稱國老則文武周公立法之良尊賢重士之意固非末世所能幾及此篇哀公問儒於時士風漸替高者矯激清狂有如莊列下者卑污苟且半為斗筭儒之為儒其流失不大可憂乎子因公問而欲悉數之其意固

言中角卷四十一  
有心於維世及公命坐而乃暢所欲言人臣告君不敢不盡而儒風已降其義尤不可不明故詞繁不殺良非無因且其言儒泛陳梗概謂有如是之人非稱道已長若東方朔之自譽也而呂氏乃謂其少雍容深厚之致何耶夫聖人之道不幸作率無人則必師儒猶有授受夫子一介布衣主宰斯文七十子遵聞行知共相傳述得孟子而益彰經兵火而不墜秦嚴挾書之禁而漢高至魯猶有絃歌洙泗餘裔遭秦楚昏暴師範已遙而守死善道數百載如新倘非真儒何能久而不替論者徒知絲竹傳音彼蒼呵護

而不知守缺抱殘鄒魯羣賢維持之功甚鉅惜師友淵源漢興僅存大略不能盡傳姓字留遺憾於千秋耳此篇之言在子不過一時論說而門人卽記而存之流傳奕禩抱道自重者多儒修賴以復明其爲世道所繫豈淺鮮哉夫儒固以道而名者也道本人人所能何獨儒士說棲於巖呂淪於釣其時未有儒名漢南遊女兔置野人儀型不專書籍自道德文字分途性命事功歧視而儒乃異於民民大遠於士孔子以後之士風聖人未嘗計及而於今誠欲爲儒者則必悚然自思肫然自立斯讀聖人之書卽踐聖

人之事方為有用之儒矣

大學欲士君子以對之士風望人未嘗情文而然今而為  
書辭自欲辭文字令致抑命事收效厥而辭以異於外  
曰命欲其知未嘗辭各異南致文矣其理人論其天  
辭固以進而各皆也故本人人視其何辭謝士信卦外  
辭自重者之辭外則以對明其德也故其德豈其德哉  
言其子不致一却歸而門人則語而存之其辭也  
與與對其大辭不致蓋對其字留數辭然其其此為之  
而不致也其辭則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其辭

禮記恆解卷四十二

晚年定本

大學

雙流劉沅輯註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

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  
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  
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  
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  
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  
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  
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好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附解大學一書自宋以前本有專行之本故仁宗八年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若非有專行之本何以取而賜之且

自漢以來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爲小經者則漢唐已有專本單行可見非宋儒始標爲四子書也自宋理宗始定爲四子書取土耳其程子昆季知尊信此書而改竄舊文啟後世擅改經文之弊自程朱後有王氏柏蔡氏清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彭山豐氏石經本及李氏光地諸人皆各紛紛變亂此書國家因眾說互異朱子之學較醇以其書註取士流傳至今人幾不知有古本矣然聖人之書非徒陳言固將使人身體力行以儲爲國器學術有真修然後治術有大猷夫子

因大學之道春秋時已不行特與門人言之而曾子又恐人不知入手要功乃爲傳五章幸而漢人輯入此書歷代誦習司馬溫公有大學廣義一卷在二程之前特二程論說頗詳耳我

朝

聖聖相承以大學陶成天下乾隆年間有彭芸楣依古本爲疏義進呈蒙

純皇帝嘉許將頒行天下會有議者謂朱註相沿已久遂不果行然

欽定義疏仍存古本及鄭孔之註仰見

大聖人精義入神

深契尼山而又不遽廢先儒之說使初學有所階梯沉本無知

識何敢妄置一詞但沐浴

光華誦習已久又嘗卽身心日用體驗之覺原文殊不可易不

揣冒昧謹遵

欽定義疏古本梳櫛字句以爲家塾訓蒙因此書與中庸均同  
論孟命題取士而中庸一書朱子未改原文故不具錄大  
學則經朱子竄易不書原文恐後來無所印證是以錄之

一其愚僭註之言已見四書恆解故弗贅焉

其說蓋其人之言曰其四者或無姑也黃帝

禮記恆解卷四十三 晚年定本

冠義

雙流劉 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此記冠禮成人之義按略說稱周公對成  
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項  
至黃帝始有冕故世本云黃帝造冕旒但黃帝以前以  
羽皮為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愚按二十為冠蓋自古  
皆然特天子諸侯容有不及歲而踐位者除喪則冠以  
便臨民禮之變也若士庶則不可行古人論冠年多迂  
曲不可信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  
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  
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  
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

故古者聖王重冠長上聲冠去聲下同

孔氏穎達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呂氏大臨曰容體顏色辭令修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愚按成人而後服備服備而後責以成人之禮義禮義非二十所能盡也特自此則事事必由禮義非如未成人之可以恕也故曰禮之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愚按國以禮為本禮無不敬冠為禮之始重之故敬其事也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阼才故反醮子笑反

阼主人接賓之處適于冠於阼以明將來代父有成之義若庶子則冠於戶外酌而無酬酢曰醮於客位待之若賓客三加鄭康成曰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蓋士禮也若天子諸侯亦可類推冠彌加而彌尊所以助其日進於成德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別長幼也至冠然後字之其醮也賓醮之字亦賓字之也馬氏晞孟曰初

禮記卷四十三 冠義

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  
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  
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  
成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疆受天之慶不惟  
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  
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彌尊加有成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  
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聲下同

摯同贊  
拜之答拜也子冠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受脯故答拜  
朱子曰婦人低手祇肅便是拜則此母之拜但俯手而已  
母無拜子之禮而因其成人答拜示以成人之禮所以教  
也非尊子也元冠元端亦冠後一時之服寵異之以勗其  
成人非以為常也孔氏穎達曰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豚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  
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  
可不重與少去聲行去聲與音餘

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親親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  
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

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  
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鄭康成曰嘉事嘉禮也愚按孝弟忠順之行立無愧於人然後可推以治人成人人道始為全備而其事自冠

始故爲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主必行之廟中者自爲卑讓若以己尙不能未敢望於其子歸美於先祖焉耳附解黃帝始爲冒冒卽冠也但其制簡略後聖遞加文飾衣古服備而後禮義修冠加元首尤爲至重故詳之焉顧年幼安能遽責以成人故自七八年後古人幼儀之學至備使之涵養學習遲之十餘年而後有冠子弟之心固已習爲恭順明長幼之節矣及其加冠行禮於廟臨之以先人重之以賓客父則親醮母則答拜三加彌尊祝以成德所以冀其承先而啟後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者豈第無愧鬚眉已哉冠禮廢而童幼不能循分芄蘭甫田詩人所爲刺

譏秦漢而還成人小子冠裳莫辨於是不肖之徒居然齒於父兄長者尙安望其恂恂修謹孝弟忠良歟先儒憂之申明小學之法欲挽頽風而習俗相沿莫能衆喻則冠義不明所關非小矣或謂自古迄今幼慧多人何必拘於冠義概量天下之士然聖人立法歸於中正幼而端毅俯就彌佳生而冥頑仰幾亦化混童蒙於老大以穎悟爲神奇覺己百己千困勉之功俱無用處其誤世豈淺乎夫項橐亦開尼山而孔門不著其行鄴侯早晤張說而寶劍自掩其光烏有專恃天資可以躋賢聖之域者自漢以後衣制

漸消冠義已難如古然二十而昏冠義亦可行乎其間賢  
父師身爲之範二十以前詳爲化導衣冠飲食居處毋使  
儕於尊長而詳求六禮益以冠儀未嘗不可存古人之意  
也至於冠年之說舊說勞如然天子諸侯爲教化之主守  
經亦可行權如年未及歲自當不拘常例烏有南面而臨  
不冠者乎周公之冠成王也未必不在妙齡何乃紛紛拘  
論失於支離耶於時賦風而習俗殊莫辨深

禮記恆解卷四十四 晚年定本

昏義 雙流劉 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  
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壻曰昏妻曰姻爾  
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  
之黨爲昏兄弟夫婦始自燧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  
皮爲禮愚按匡衡曰夫婦之際人倫之始萬化之原昏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故記者特記昏義詳  
見附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

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

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

禮也昏一作昏避唐諱也

納采納雁以為採擇之禮問名問女之名納吉問名歸而

卜之得吉復女氏也納徵納聘財呂氏大臨曰徵成也證

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孔氏穎達曰請期男家請女家以

昏時之期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

於廟於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

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

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

之也醮子妙反迎去聲先去聲

鄭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孔氏穎達曰主人女之父以

敬禮待之故拜迎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

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

北面奠雁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

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父母左西面誠之女

乃西行母南面誠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壻降西階而出

親御婦車婦升車壻授婦以綏御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御

之壻自乘其車以歸婦至壻之寢門壻揖婦以入則稍西

遜之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也

醕演也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卺半瓢以瓠分為兩瓢謂

之壻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醕欲使相親一體不使尊卑有殊也

禮記昏禮卷四十四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

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

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別後列反下同

必敬慎重正而后親之先嚴其別後篤其情禮之大體具矣無別則狎狎則無義無義則乖而父子之親亦無其本

移孝可以作忠故父子親而後君臣正孔子繫易咸恆亦此義也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

大體也朝直遙反

因上文言禮之大體而廣明其義冠為成人之始昏為人倫之本喪祭慎終追遠故重朝以敬君聘以睦隣其事尊

鄉射與賢教民故曰和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脩

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見音現筭音

陳氏澹曰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贊相禮之人也筭

之為器似管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繪以盛此棗栗段脩

之贊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日段脩孔氏穎達曰士昏禮婦

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

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

解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

禮記卷之四十四 昏義

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之又明日也按土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賈疏舅獻姑薦脯醢設北洗為婦人不下堂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奠酬畢而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明婦代姑主內政之義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

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

守委積蓋藏當委積藏竝去聲

承上而申明婦順之義方氏慤曰舅姑禮隆故可順不可逆室人禮敵故雖和而不必同絲以成帛麻以成布少而有所委多而有所積物在下曰蓋在內曰藏愚按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宜其家人乃為婦順非徒取說於夫而已

而已

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

重之

御案無不周浹為和悉有處分為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

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

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去聲芼音冒

孔氏穎達曰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嫗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之教欲尊之也鄭康成曰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婦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婉婉也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

禮記卷之四

祖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  
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  
告而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  
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  
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  
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呂氏大臨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  
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

天下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內  
治者明章婦順愚按天子與后聽內治外治其本必在正  
心修身而其下咸得人則教順成俗非徒權也至夫人嬪  
御原不必廣置其人此經所言蓋漢儒傳聞傳會之誤  
御案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有其人自昏  
義始列其數鄭康成註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  
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  
之此則註疏之背謬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  
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  
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  
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  
成者也

適音責  
見音現

鄭康成曰適之言責也蕩者條去穢惡也愚按天子人神之主而後實佐之男教不脩婦順不脩將使天下人倫乖亂故適見於天而日月之食應之雖日月之食本有常度然內治外治皆得則和氣上達陰常避陽朱子所謂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不然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

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

母之義也

衰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資

天子與后有父母天下之道盡其道而無愧父母則服以父母之服方氏慤曰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檀弓謂之方喪

附解天地一陰陽也陰陽和而萬物育夫婦之義所由昉歟

然天地之陰陽統於太極太極渾然而氣機動靜爰有陰陽天地之陰陽無不正也而人物之秉賦或有不正故聖人制禮以節宣陰陽而人物之正氣乃符於高厚昏禮之隆其由此乎然非聖天子持其綱凡六合率其教亦不能調陰陽之平而不失乎乾坤之正氣儀禮所載昏禮後世多不可行而六禮之節則永為不刊蓋非此無以正始亦非此無以為人也是篇明昏禮之大要而推其義於陽教陰教其維世之意良深凡人生而有欲即有男女而情之易流莫此為甚契之教以人倫也於夫婦特言有別至難

別者莫如男女而夫婦則貴於和然其和也所以爲正身  
正家之本而必有別者誠慮其溺於欲而害於義無以端  
人倫之本耳昏之爲名先儒以爲禮成於昏取陽往陰來  
之義而猶有未盡宣者日出三商爲旦日入三商爲昏夫  
婦之聚在乎昏時及其日出而各有所事則情欲之感無  
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諺所謂上牀夫妻下牀  
君子者也以昏言禮固猶是有別之義而承宗廟事父母  
訓子孫必由於正內正外之咸宜夫豈徒燕好而已哉說  
者謂情之所同在聖人不禁夫婦固情之正者也然天地

之間草木飛走下至蟲魚無弗各有陰陽而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則惟禮義情正則人情邪則物烏可不明辨而  
慎行之也天子者萬物之父母也以子子民端父母之範  
以安人物無不欲其致之於太和卽無不欲其歸於中正  
人固物之靈者性情失其正而百怪叢生陰陽乖舛昏禮  
之設豈非調變陰陽之一大端乎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而猶必以禮節情始爲修齊之本況於縱情恣欲漁色亂  
倫其喪心蔑理淪於非類何可勝言故此書可以爲名教  
之大坊其事在閨房衽席之間而其義暨乎家國天下之

禮記心角卷四十五  
大夫子繫易而戒履霜正家而言物恆人禽之界盛衰之  
源於茲攸繫學者不可不深思而禮節之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五

晚年定本

鄉飲酒義

雙流劉 沅輯註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  
鄉大夫飲國中賢士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  
祭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再飲  
州長為主人黨則一年一飲黨正為主人呂氏大臨曰  
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不特四事愚按儀禮所載習  
射飲酒先飲酒而後射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  
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及周官所言一命齒於鄉里再命

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記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及三  
豆四豆五豆六豆之屬皆可略見此禮之梗概而其同  
異不可復知此篇特言其義亦未見精當詳見附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  
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  
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監音管觶音  
志絜與潔通

鄭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穎達曰賓與  
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  
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  
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  
既者賓飲酒既盡而拜也  
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  
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遠去聲

方氏慤曰鬪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  
讓絜敬道也爭慢鬪辨暴亂非道也聖人制此鄉飲酒禮  
以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  
焉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立酒貴其質  
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  
以事賓也

上共字如字  
下共音恭

御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  
之通稱孔氏穎達曰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



主之間示賓主共有此酒也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素也羞出自東房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也氏大臨曰元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設酒皆尚元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

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饌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賓尊而象天主卑而象地介輔賓饌輔主禮待之而成象陰陽之氣在日月三賓眾賓之長賓眾立三人以為賓長統屬之象三光之昭明天地三光日月星前人因下文有日月以三光為辰參北極迂拘矣今從白虎通夫三光豈三賓可擬哉記者極形其重耳月既望哉生魄但其魄尚微至三日則成魄盈而必虧者天道讓禮象之故三讓象成魄也四面之坐孔氏穎達曰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饌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此亦大概取象言

其禮之重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饌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賓在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主在東南象大地溫厚之氣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饌在東北象陽之微氣方氏慤曰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為仁介饌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

豐已五卒卷四十五 鄉飲酒義

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至也接人以仁為盛德溫厚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按天地仁義不是如此說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御案有事主以仁為事賓以義為事也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愚按踐仁義之實而又熟於禮數則幾乎聖於理通明而將之以敬為禮鄉飲酒之禮主於尚齒使人知長幼而循禮盡分為實德德也者得于身也言自得其愛敬之良非由外鑠術藝也六藝皆道之緒餘學術學道皆將自得于身非徒循習故事故聖人務焉然聖字太淺看禮德等義皆未確實記者以一己之見言之耳

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薦亦作薦

祭薦主人獻賓賓即席祭脯醢也祭酒既祭薦又祭酒也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賓敬主人禮也啻肺者周禮重肺啻肺則遍嘗可知啻味其味故曰嘗禮也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席末席西頭祭則於正席上是貴禮自飲則於席末是賤財主人酬賓賓坐而據解卒爵之時致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席之上則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上言席之正以別於席之未同義先即貴禮後即賤財

禮記卷四十五 身 飲酒義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可知五十服官政固宜侍以聽政役六十者指使固宜坐以役人尊長在儀養老在物坐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不一所以明養老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知養老則能入孝入而孝弟于其家出而尊長養老于其國則教成矣御案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

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正豆者鄉飲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眾賓辨有脯醢是也加豆者徹俎後說屢升坐乃羞是也鄉飲因行飲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易去聲

聖王制禮無一不本人情而為之節文世人不務其本遂以王道為難故子言觀於鄉飲而知王道之易重言易易深著其不難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鄭康成曰速即家召之別猶明也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眾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

親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別矣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

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鄭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孔氏穎達曰主人于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眾賓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賓禮隆眾賓禮殺方氏慤曰前言貴賤指其人此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隆因其賤則禮殺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

而不流也

間去聲和樂樂音洛

鄭康成曰工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獻笙人也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合樂三終謂堂上下歌笙竝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遂出者樂工先告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時畱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

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弟音悌

鄭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孔氏穎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序以次相旅至於掌鬯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是弟長無遺馬氏晞孟曰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

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說音脫下朝字音潮莫音

暮

孔氏穎達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鄭康成曰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終遂猶充備也方氏慤曰脩舉也脩爵無數可謂安燕矣然而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以至於節文終遂是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

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者辭讓恭敬正身之要也身正然後國正國正然後天下正故曰國安而天下安重言王道易易以歎今之不然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俎以象日月立

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

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此覆說前文之義天尊地卑日月運行天地氣化以布介俎輔相賓主禮儀以成三賓為行禮之主如日月星在天

為萬物所仰照又推言古人制禮皆如此然亦止大概言之勿穿鑿而求經如織之有經體也紀如絲之別條理用也參參錯竝用之意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

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烹

陳氏祥道曰狗之為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故古人燕饗多用之愚按狗為婁星之精而旺於戌戌九陽之地東方陽施生之地戌陽成物之地也亨狗於東方以陽畜寓順陽之意耳鄭康成曰祖猶法也陽氣主養萬物海水之委也太古無酒飲水而已愚按海長於百川而左歸謙下之義也洗既在東水又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之意以鳴謙不忘本陳氏曰思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

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俏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

鄉去聲下同愁作擘音佩  
申言賓介位之所鄉以見尊賓之至賓位西北而南鄉以仁歸賓也介介賓主之間以輔相為義主居東方以養為義上文已言其方而此更言其鄉因釋四方及天子之立位明鄉飲酒之禮即一位鄉間而法天地四時之義亦具也鄭康成曰蠢動生之貌假大也愁讀為擘擘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物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大用也故右之鄉

禮記卷之四十五 鄉飲酒義

八

禮記卷之三  
仁以候物備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愚按產萬物者聖言天地之聖主人者造之謂此禮由主人設施亦象春產萬物之意故居東方耳中言天子之立亦因西方而附言之非有錯簡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

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望後一日哉生魄至三日則魄成矣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故禮有三讓三賓三卿愚按此明立三賓之義天一地二則三矣三生萬物謂有天地而萬物無不生耳儒者罕究其實而異端復傳會之義益滄矣

附解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比閭族黨皆有師

其父兄子弟所習者無非禮樂之條由小學而大學家無異學學無異道蓋周先王培植者深士皆有田民無凍餒故上之所取下之所安習為固然人才蔚起而鄉飲酒之禮尤其作育之實功也於時道一風同六德六行六藝人皆從事而又以其閒飲酒讀法習射習禮考之禮經黨正以禮屬民飲酒州長春秋習射飲酒鄉大夫與國中之賢飲酒此三者皆平日講求禮讓習射觀德之事而一鄉之中父兄師友率子弟而為之者不與焉惟三年大比鄉大夫獻賢能之書則如今科舉由邑宰而上申其飲酒之儀

與上三者同異今已不能盡詳儀禮所載鄉飲酒篇亦僅大略而此篇申明其義極爲表揚實則迂拘之說不少如天地仁義德禮與聖以之比附殊欠精深而賓主象天地三賓介候象日月三光尤覺其言之易也夫鄉飲酒禮爲造就人材而設其必立三賓者取其德行道藝可以爲師而使子弟觀型焉其他衆賓亦必多有碩德耆年故主人獻酬揖讓致敬致誠至於或射或投壺及讀法課士之法尤必有獎勵之方而遺籍不全第存此升降揖讓之文而已記者生周之末聞孔子之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故特爲此篇惜其所見已在末流文勝之餘而不得聖人興賢育才之實故意雖鄭重語涉張皇若象月成魄亨狗東方其膚庸爲已甚而天地嚴凝溫厚之氣云云尤害理失真不容以不辨也蓋天地祇此一元之氣彌綸布濩陰陽互爲消長共成歲功三光四時亦非賓主坐位可以彷彿而昧其源逐其流以之取象反貽明者之口實烏乎可哉故記者維世之苦衷誠不可沒而立言之得失亦不可不明存其是而辨其非庶先王之意不謬於影響之談焉夫子曰關雎之亂洋洋則當時鄉飲酒禮猶存而射於矍





夫貢賢能行鄉射之禮而詢眾庶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也中有遺

義詳見附解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長上聲

呂氏大臨曰諸侯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飭之以禮樂所以養人

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孔氏穎達曰明君臣之義者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臣竭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黨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

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中行並去聲

平日服習於禮樂有以正其心脩其身然後當射而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而持弓矢審外體直而持弓矢固可期必中故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

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  
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  
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之狸力反

樂音洛  
行去聲

陳氏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  
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尊卑之  
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  
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  
節者一節先以聽也騶虞仁獸古人四時講武以去害稼  
之物亦不傷生詩言即騶虞也書言伯益若予上下草木  
鳥獸庶物蕃則太和翔洽可以神人而格上下故為樂  
官備也狸首言小大狶於君所則燕則譽君臣一德國治  
民熙相說燕譽故為樂會時也采蘋采芣非言大夫士之  
事也而其詩言敬循法度敬脩職業可以為大夫士法故

斷章取義蓋循法敬職至於誠潔可以交於神明凜於在  
公乃為盡善故節取之也方氏慤曰設官分職天子為節  
故以備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事也故以時會天子為節  
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事也故以循法為節保祿位守祭  
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愚按德具於心而見於行  
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之實以著故曰立自天子以及  
士各盡其事各成其功國有不安者乎故觀盛德於此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  
而節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

若射故聖王務焉數音朔  
行去聲

孔氏穎達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  
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直以  
射選補而用之愚按諸侯卿大夫世及固已然必其才德  
無忝乃堪勝職則先王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賞罰必藉

是行焉非以為文而已蓋盡禮樂在平時而驗禮樂之德  
行在射故聖王務焉若不能比禮比樂命中是其平日無  
德行可知豈仍其尸位也乎男  
子初生即懸弧故曰男子之事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  
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  
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  
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  
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比音界中去聲與音預  
古者諸侯雖世及卿大夫亦世官世祿而賓興取士必及  
草茅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官者人

之才德非可盡於立談之間而禮樂德行則即射可以概  
見與祭者皆諸侯卿大夫也中多得與祭則新貢之士數  
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非賞罰其射之  
中否賞罰其德行也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謂平日服習禮  
樂而期射時無失也非謂素昧禮樂而專於射習之故曰  
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蓋射以規其禮樂非  
但以射為禮樂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  
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鄭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  
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

禮記卷之四十一  
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則  
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陳氏澠曰曾孫侯氏者諸侯推  
本其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瞶之類愚按  
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平日之習禮樂可知是以天  
子制此射禮而諸侯務焉諸侯  
皆自為正習於禮樂兵何用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  
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夫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  
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  
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

存者

矍音攫相去聲賁讀償將與竝去聲  
弟好竝去聲不音否旄音耄勵僅同

矍相地名此蓋孔子平時與門人習射亦彷彿鄉飲酒禮行  
之故有司馬司射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如司射也延進也  
出進觀者之欲射者賁讀為償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  
語告也三十日壯者耄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入  
多庭中不窾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如堵牆言其周圍而  
固密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射事方燕之時  
則名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為司馬不謂有如此者否發  
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位為人後謂禮不當出  
繼而苟且為之者可以死而不死非忠也捨己之親而與  
為人之後  
非孝也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  
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

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

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

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

捨中  
去聲

方氏慤曰釋若抽繹之釋言其釋於內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鈞又曰舍拔則獲愚按志定於平時而臨射又必比禮比樂心平體直持弓矢審固非涵養熟而德行脩者不能故先王以之選士射為諸侯言天子以此觀德賞罰諸侯即至貴者以明射之重也君臣父子之道難盡然果禮樂節和性情內正其志外正其身亦無不可盡者以為父鵠云云謂其射中在臨時而所以必中在平日也鵠小鳥難中故侯上畫之以射中為雋繹之為言使思志體之何以能正而謹于平時禮樂淑身非果偶一射中即可為諸侯也後世無

禮樂之節射遂為武夫之事則此經所言幾為畫餅矣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與音  
預

鄭康成曰澤宮名也土謂諸侯射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令先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愚按祭以交於神明尤必清其志氣射非志正不可且比禮比樂而志正體直其為養也素矣故中之得與於祭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

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

謂也射音石飯上聲食音嗣

陳氏澠曰宇宙內事皆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子也飯食食子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陳氏澠曰為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身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飲射爵

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祖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捨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何以射何以聽言既欲聽樂而循其聲又欲正志而中乎鵠非平日習於禮樂臨時鮮不志亂者故唯賢者能之不肖之人素無禮樂以養其心的即正鵠也賓射畫布日正大射棲皮日鵠鵠鴉鴉小鳥難中故以為的祈爾爵求不飲女爵也酒所以養老病射者男子之事不甘老病則必求免於爵

禮記卷四十六  
附解周以六德六行六藝取士射者六藝之一耳而天子達  
於庶人皆重之何哉人生強弱不同氣質之拘賴心思變  
化之自少至長服習於禮樂內有以正其心外有以束其  
身惰慢邪僻之氣不作而莊敬日強固已習爲固然矣若  
夫射之爲藝雖若武技然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而後可  
以言中非存養有方嗜慾少而神志清何以能正非禮儀  
素習視聽端而內外嚴何以能直故先王以之教人男子  
初生卽使懸弧澤宮造士首重斯義豈曰穿楊貫札儲有  
用之材已哉蓋正人心修禮度馴致乎中正和平意至深

而法至良也儀禮所載大射鄉射亦已至詳而比禮比樂  
之事未備蓋漢儒採輯遺文每遺本而就末然其大概可  
以等諸餼羊故君子猶有取焉此篇約言射義亦文字之  
不可無者而惜其未道精微若射中得與於祭不中不得  
爲諸侯讀者尤易以辭害意蓋極言射義之重不覺其言  
之失實耳聖王選賢與能固有灼知之理五臣十亂不以  
射名列辟世傳豈因射舉而以失諸正鵠定平生之優劣  
歟至其引矍相之事述無爭之言則固知以聖人爲依歸  
者要而言之習禮樂者平日之事也比禮樂者一時之儀





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有燕賓客者記云  
若與四方之賓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大行人云  
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文王世子云與  
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  
禮云云是也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兄弟朋友  
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夷貊狄莫不有恩以  
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人悅而天下服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  
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

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  
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  
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

卒依鄭作倅大音泰卒伍  
卒如字治平聲正音征

御案此必他書斷簡掇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句遂附此耳  
今姑另爲一章庶子官主諸侯卿大夫士之眾子故名庶  
子倅副貳之名眾子副其君長襄政治故曰卒也戒禁其  
非令命以職教之以德治之以事位朝位雖猶未仕各以  
其父尊卑爲等國子即眾子之學於國學者唯所用之任  
太子使用也授庶子官授之有司主將司馬弗正屬於大  
子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國之政事力役土功胥徒之屬國  
子皆不得與存游卒不征役之也使之脩德學道以儲大  
用中春合此諸子於大學中秋合之於射官庶子之官考  
校其藝能而進退之天子諸侯之子皆入大學與人同習

德行道藝而其平居日用飲食等事則不能與齊民同也  
慮其汰侈不謹故設庶子官治之不使等於凡民亦未嘗  
不嚴其賞罰此聖人立法之善後世或寬或嚴  
所置非人變故多端皆由未知聖人之教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  
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身立席上西面特立莫

敢適之義也

爾邇同鄉去聲適音敵 御案爾卿下  
當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八字闕文耳

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  
公升卽位於席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君既卽位小臣  
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  
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皆少進進之使前愚按定位也者  
位以臨時而定也居主位也言君屈尊以盡禮賓之意莫  
敢適臣不敢以君賓之而失臣禮也陳氏澣曰自此以下  
皆記者舉儀禮  
正文而釋其義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  
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  
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亢苦浪反爲  
疑爲去聲

賓主合歡而後成飲酒之禮宰夫膳夫也爲獻主攝主人  
而獻賓以臣不敢當君獻也不以公卿爲賓以公卿尊疑  
於太近君明其遠嫌也降  
等而揖之禮賓之道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  
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  
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  
國安而君甯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

禮記卷四十一  
三十一  
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甯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陳氏澂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二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也則賓升復再拜稽首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御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為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

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醴薦羞皆有

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反

鄭康成曰牲醴俎實也薦脯醢也羞庶羞也孔氏穎達曰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俱南面東上遙相次大夫在小卿之西次小卿獻士於西階上既獻立於階下獻庶子於階上既獻立於階下以次就位於下也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酌以受酢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解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眾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獻君之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實散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

禮記卷之四十一  
上大夫辯而止此而后獻卿也主人洗獻大夫於西階上  
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眾工畢公又舉奠禪惟公所賜以  
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大夫也脫屣升堂坐之後主人獻  
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公坐取賓所  
媵解與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  
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此而后獻士也而后獻庶子者庶  
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方氏  
慤曰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  
之次如此御案凡獻皆宰夫舉酬則君自爲之俎豆牲  
醴薦羞等差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  
大夫士無齊則亦略可見矣

附解燕安息之意又醺樂也人情勞則思逸倦則思安君臣  
父子之間義雖至嚴而必將其慈惠燕以通上下之情先  
王視羣臣如子弟視天下如一家制禮固不外乎人情也

饗禮已亡燕食猶存其概燕食略相近而燕主於酒食主  
於食故分言之然飲食必俱而後成禮特儀物多寡不同  
亦無容拘鑿求之矣夫先王以仁義教人仁主於愛義主  
於敬平日之心膂股肱聯爲一體既有以生其愛敬之良  
而致其忠靖之實平居無事酒食燕樂略分言情鹿鳴湛  
露諸詩極之於不醉無歸可謂盡歡然示我周行莫不令  
儀固未嘗因娛悅而忘箴規也天保九如卷阿泮渙祝之  
以升恆歸之於鳳翽臣下亦美其得人以相諷諭明良相  
與豈如後世之荒酒哉此篇繹儀禮之文而略陳其君臣

禮記卷四十八  
貴賤之義蓋專就朝廷而言然即經傳參稽凡家人父子  
宗族鄉黨莫不有燕即莫不有其儀第遺文散佚不克睹  
其全豹耳善讀是篇者考之於詩書推廣其義類五倫之  
間恩明誼美敦繾綣之懷寓德行之事有情世宙浩蕩乾  
坤太和之氣何嘗不即在於燕好之間要無非仁義之道  
而已至於揖讓周旋笙簧酒醴時勢不侔禮節亦異又不  
可以此篇所云斤斤而求合焉

禮記恆解卷四十八 晚年定本

聘義

雙流劉沅輯註

呂氏大臨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  
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類  
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  
一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  
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  
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殷相聘久無事則相聘是也按儀禮所載聘禮特有

事聘問之禮此篇亦大概言聘義非專釋儀禮也何前人誤認之耶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禮者也鄭康成曰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孔氏穎達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質直相當也紹相繼傳命也傳命擯傳主命出介傳賓命入皆相繼傳授不徑直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

升所以致尊讓也

孔氏穎達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賓在大門外以主人陳擯待以大禮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三讓而后升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君乃先升賓乃升也尊主人尊賓讓賓讓而不敢受

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

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竟同境勞去聲

鄭康成曰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其恩惠辱命來聘孔氏穎達曰賓及竟張壇君使士請事遂以入賓至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即卿也敬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

侵陵

總承而推言之方氏慤曰  
侵以此侵彼陵以下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  
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覲大歷  
反還音

旋食音  
嗣下同

孔氏穎達曰上擯接迎於賓承擯承副上擯紹擯繼續承  
擯也行聘已訖君親執禮以禮賓私面私以己禮見主國  
之卿大夫私覲私以己禮覲主國之君及卿大夫以其非  
公聘正禮故曰私致饗餼者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  
之禮於賓館牲殺曰饗生曰餼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  
還其所聘之圭璋因其還圭之時竝以賄而往還圭既畢  
以賄贈之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  
皆在朝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

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  
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  
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  
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

之具也

比音界  
使去聲

御案周禮天子十二年巡守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  
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至諸侯相聘無一定  
之年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  
時事為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天子養之  
也自為正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



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御案天子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諸侯相朝聘則執瑑玉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異此還圭璋即八寸之瑑圭璋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后者與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愚按瑑圭亦命于天子用以行聘禮故必還之財幣帛之屬凡爭而不讓多起于輕禮重財孔氏穎達曰重者難以報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更以他物贈之是輕財重禮之義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賜反乘去聲食音嗣

陳氏澔曰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餼客於舍致饗餼於賓館也三牲備謂一牢孔氏穎達曰五牢之具陳於內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設於門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陳芻薪倍禾鄭注薪從米芻從禾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鷹鷺之屬聘卿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爵卿餼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餼大牢饗餼三牢爵士餼少牢饗餼大牢陳氏澔曰禾藁實竝列者也御案禮有飯有餼設酒不飲食禮也醴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紵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愚按厚重從其厚而重聘禮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

呂氏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所以幣更賓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賓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者不敢過制貧者不敢不盡禮盡之於禮使內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

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

安也

幾平聲乾音干莫音暮齊音齋下齊如字解音懈長去聲有行之行去聲治去聲

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齊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

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  
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  
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  
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內順  
治而國安也愚按記者括聘射禮之大概而言見文德即  
寓武功蓋齊莊中正之德強力勇敢之氣皆由禮義而出  
養之平日而用之臨時禮樂兵戎非判然  
二致後世不然孔子所以思射不主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

而珉之多與

磻音民為去聲與平聲

鄭康成曰磻石似玉或作致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詞

孔子曰非為磻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

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

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縝音軫知音智劌九衛反隊音墜詘音屈

鄭康成曰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呂氏大臨曰金之有廉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凡聲滯濁

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始  
終如一者玉也其終拙然所謂玉振之也玉之明徹蘊於  
中而達於外猶君  
子之信由中出

附解古者諸侯各君其國政令刑賞惟所自爲惟禮樂征伐  
統於天子固有久而必敝之勢而盛時道一風同者何也  
皇建極而綱紀嚴巡狩述職問俗省方不遺遠邇是以德  
足相孚政足相維大畏小懷不虞隕越朝聘之制尤大禮  
也君臣誼洽而湛露彤弓形諸歌咏列邦聘問亦以隆協  
恭之志而聯指臂之交非徒私以言情春秋之衰也強弱  
不齊侵凌日甚諸侯不知有宗周而知有霸國乾綱解紐

眾緒棼如固事勢之所必然乎然夫子大管仲之功表爲  
命之善而自爲聘擯則翼翼小心惟恐失墜豈非以時弊  
所趨觴酒豆肉之間卽邦交離合所繫息民修好不得不  
兢兢歟儀禮所記祇侯國聘問之事而此篇申言其義亦  
第舉大凡且後世宇內一尊普天皆爲臣妾則此禮已不  
可行矣然我

朝道光六合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共球竝集

寵錫頻加視唐虞三代荒服但歸羈縻者尤爲過之則知此篇  
所言久歸

聖人之裁制善讀書者毋徒以几席煩文斤斤致辨於是非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 晚年定本

喪服四制

雙流劉 沅輯註

鄭目錄云名喪服四制者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  
御案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  
者大半而因殺以為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掇兩書以  
己意附益成篇故不與三年問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  
鄭因存之也愚按周衰喪禮尤失記者特明其義中有  
微瑕詳見附解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 喪服四制

十一

禮記卷之四十九 禮記卷之四十九 禮記卷之四十九  
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

陽也

此皆音紫

此節是記者所以特記此篇之意周衰蕩棄禮法吉凶混亂故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自然之序法四時變化之情則陰陽異用之理順人情自然之理譬毀之者不知禮之所由生而至吉凶相干是亂天地之經人情之正也下文乃於五禮中特以喪禮言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

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

人道具矣

知音

喪者人倫之大事仁人孝子不忍之心於此為重而當時不遵禮制故特言之四制恩理節權也天地陰陽之道見

於四時仁義禮知之性本於生初取之四時法其意而其理則人情自具者也四時化育天地之仁也而人則得之以為不忍四時變化天地之義也而人則得之以為裁制四時節序天地之禮也而人則得之以為節文四時消長天地之權也而人則得之以為變通此記者深明乎天地人之理而言也御案權何以日知凡權度銖兩由此心之明精切不差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五服莫非恩制也而父恩最重故特以明恩制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治去聲

五服之等差莫非義制也而君義最重故特以明義制仁義不可偏廢也而恩之重者主乎恩義之重者主乎義遂若相揜者然實非有所揜也父非不敬君非無恩特以門內門外分言之而各言其至重者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

二尊也

期音基苴七餘反為夫聲齊音咨見去聲大戴不培作不埒下有下同邱陵四字

孔氏穎達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愚按未殯不食三日而殯食粥未葬不沐三月而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然後練冠練衣哀毀至於滅性反為不孝以其傷生非父母之意也不過三年以為節也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仰而

企苴衰非以為飾也故不補墳墓必慎為封固故不復培鼓素琴以示哀未盡而禮有限制終禮之經也凡事久而無節則意懈故以節制者乃所以全其哀敬之心也母恩與父同而父在為母齊衰期者家無二尊為父屈也然猶心喪以終三年父亦必三年乃娶所以達孝子之心也事父事母其愛同特家無二尊故父在服異不可誤認鼓素琴鄭康成曰始存樂也孔氏穎達曰始存省此樂若縣而作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擔平聲禿吐木反髻側瓜反偃紆主反跛彼我反

此明權制也杖本為哀毀者而設而曰爵也者以庶人身  
自執事又或不能病禮行於貴者故先王為爵者而制杖  
也君之喪三日五日七日授杖異以爵之貴賤為遠近也  
擔任也喪主居哀任杖以治喪事不至病也輔病則為其  
哀瘠也孔氏曰婦人未成人之婦人是也喪事委任百官  
不待言而事皆可行王侯也既無他事分心得專意哀戚  
其病必深故須扶持乃能起立大夫士言而後事行不必  
極病杖而起也庶人身自執事雖有杖不必用但面有塵  
垢之容可也子於父母貴賤同情而為此區別者所謂權  
也辨麻繞髮為紒曰髮祖者露膊跛者腳蹇不髮不袒不  
踊所以全其疾也老病羸瘠而使脩禮或致滅性故酒肉  
養之入者不杖扶而起杖而起面垢不髮不袒不踊酒肉  
也權謂權其義理之  
輕重而制禮以適中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

殺以制節

解音懈期音基殺色戒反

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三日不怠也未  
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脫經帶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  
朝夕哭期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哀至則哭  
三年憂也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  
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  
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  
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  
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  
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  
不文者謂臣下也



賢者思親無已時不肖者或不能思故為三年之喪使過者俯就不肖者仰企是為中庸王者常行而書獨記高宗諒闇不言以當禮衰之時能以仁心居喪故善之而載其事獨稱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孔氏曰記者引古禮是也諒闇倚廬之別名三年之喪君不言禮也然而禮書又云可言但不及於文者謂臣下非謂君也下申明之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对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呂氏大臨曰此不言謂與賓客接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孔氏穎達曰唯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相者為之對對但其所問之事不餘言議議論相問答不及樂不聽及於樂鄭康成曰言先發口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衰音催菅音姦期音基

此定制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音界知去聲上弟音悌

孔氏穎達曰三節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呂氏大臨曰惻怛痛疾悲哀志慙非仁者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精粗位不別賓主直情徑行其知不足道也儀文皆中於禮非知者不能愚按志始終而不變非強不能仁義禮知四制也而此獨言禮義者禮以達其仁義以制其知仁知發於性情而禮義經緯之乃能情文兼至故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也

附解周之興也百度具修而所重在民食喪祭論語亦言之

禮記卷四十九終  
蓋養生送死人情所同卽天理所肇謹其制度遂其愛敬  
之良而一切規爲順而推之始易踐履是故暨於衰季猶  
多講求此禮之人觀小戴所記可以知其概矣而此篇尤  
簡要分明其曰四制蓋以恩理節權四字該喪禮之全而  
曰取之四時人情天道固不外乎人情人情必準於天道  
作者其亦有窺於天人之際歟顧其分配仁義禮知殊未  
精當蓋仁卽天理也順理而行節文之曰禮協其宜曰義  
智則知此而已喪主於哀非仁者安能爲孝禮者所以達  
其哀而盡其敬慎義以權之無失乎此心之良而亦不至

毀以傷孝仁義禮智咸在此中非曰吾以全仁義禮智也  
亦行其心之不忍而情文自生焉耳何乃創爲節權等名  
以言仁義耶其篇首言法天地四時及則陰陽順人情則  
純粹無疵蓋言理必求其實苟有微瑕學者惑焉更何以  
能率由故不得不辨而析之非必苛求索垢也

禮記恆解卷四十九終

斷語辨類卷四十九

之良也一切無為而治之始也  
 參議本此禮之大觀也  
 論者分明其曰四  
 論率由效不辨不辨而林文非必皆  
 蘇林無派蓋言野必求其實  
 以言才美取其辭首言哉天賦  
 亦言其心之不惑而辭文自出  
 強以詞卷才美觀



